

挺进卡其那

■王 昆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1

接到卡其那哨所打来的电话时，何志飞正带领一支野战医疗队行走在海拔5000米的藏北边防线上。漫长的暴雪季提前到来，何志飞和他的医疗队着急完成全年的最后一次边防巡诊。

电话是卡其那哨所的哨长打过来的，语气火急火燎：“我们一个老兵的妻子在哨出现了早产的征兆！现在大雪封道，困在这里了！”

卡其那哨所是中国西部高原上的一个重要哨位，从哨位的机枪孔伸出脑袋就能看到对面国家的国土。何志飞所在的部队医院负责着这片高原的驻军医疗保障，何志飞是单位的医务处长，也是每年带队巡诊的野战医疗队队长。

何志飞十年前就去过卡其那哨所。那里空气稀薄环境极其恶劣，天气更是古怪，常常是早上大雪纷飞，中午又烈日当头。当时，卡其那哨所比较小，只有一个班的兵力驻守，战士的住宿地是一顶班用帐篷，仅有的两间土房子是物品库房兼家属来队的临时居所。

那时，何志飞刚从军校毕业，就被分配到藏北某边防医院。巡诊路上，何志飞曾在那个帐篷里住过一晚，中午时帐篷内热得像个蒸笼，晚上冰雹又把帐篷打得砰砰响。凌晨的气温会低至零下30多摄氏度，冰冷的空气刺得肺部直疼，身旁的武器手一摸皮都会粘掉。现在想想，何志飞依然有种要打冷颤的感觉。

十年了，何志飞就再没离开过这座边防医院，他深知边防战士的不易，也努力地做好每一次巡诊。经进一步询问，何志飞了解到，老兵名叫徐志成，他孕期中妻子临时来队，被突如其来的风雪困在了卡其那哨所。

他们尽管是最近一支野战医疗队，但正在展开巡诊的地方距离卡其那哨所至少上百公里之遥。高原上道路崎岖，这里的百多公里往往意味着需要一天的行程，卡其那哨所没有多余的人可以护送孕妇下来，这个难题摆在了这支医疗队的面前。

何志飞环顾一下眼前的小分队，幸好，医疗队的徐妮妮是一名产科护士，这让他感到欣慰。看了看表，已是下午6点，如果全力以赴赶路，第二天中午之前有望抵达，那样，被困的孕妇就会得到专业的医疗救助，安全也就有了保障。

于是，何志飞处长果断决定：暂停巡诊，紧急驰援卡其那哨所！

巡诊计划的更改迅速获批，上级指示：克服一切困难赶往卡其那哨所，尽一切努力救援受困的孕妇，让守卫国边防的军人安心暖心；上级机关与野战医疗队建立实时联络，要求随时报告遇到的情况。军令既至，医疗队整装待发。

2

从医疗队目前所在地赶往卡其那哨所有南北两条线路，中间隔着一座大山。如果从南线进发，那就要翻越多个达坂，达坂虽然相对平缓，但全线冰雪覆盖，积雪平均厚度近1米，最深处达6米，雪封路段长约十几公里，很难通行；如果从北线出发，则要过一个山口，虽然坡度较大，道路较窄，但积雪相对较浅。根据往年的巡诊经验，何志飞和医疗队的几位老同志最后决定从北线进发。

最开始的路程比较顺利，靠着坚硬的路面和猛士车全副武装的防滑装备，车辆很快抵达山口最高处。山口是一个路况迥异的分界线，从这里翻下去，地形陡变，宛若梯田一样的山路弯弯曲曲盘满整个山坡。望着数不清的弯道，何志飞不敢大意，他死死盯着路面，在对讲机里不时提醒着后车：“前方转弯，减速通过！”“前方急下坡，注意安全！”……

临近山底时，无法逾越的障碍出现了，因为雪崩，道路中断了。何志飞一边搓着手，一边用一根钢钎猛戳脚下的坚冰，尽管道路被整体冰封，但它的坚硬程度足够通过车辆，只是对驾驶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跟随野战医疗队出来的驾驶员都是单位的红旗车驾驶员，何志飞对他们的技术充满信心，更对救援受困的孕妇充满渴望，而时间又经不起拖延，看到钢钎只能在冰层路面上留下一个个白点，何志飞决定带车强行翻过山口。

作出决定是一瞬间的事，但走过这段极端危险的路却非一句话那么简单。摆在眼前的山体一侧临近悬崖，一侧紧贴峭壁，最宽处不过4米，勉强能通过一辆指挥车的道路也是雪厚冰坚，有的地方要倒好几把方向盘才能过去。

面对一车之宽的山路，千米之深的沟壑，满是冰雪的路面，最难的是回头弯，最险的是刹不住，最怕的是爬不动。为了确保安全，经验丰富的老驾驶员谨慎地翻越着最艰险的山口路段。他们相互鼓励：车辆加挂防滑链靠山行驶，宁可

撞墙也不能掉崖；驾驶员不系安全带、打开车门，一旦失控立即跳车；带车干部抱着三角木跟在车后，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

“小心！危险！”首车正平缓行进着，一个大冰块突然从崖壁掉落，向着车辆快速滚来，眼看就要击中猛士车前轮。电光石火之间，驾驶员范开元双手紧握方向盘，减速、刹车、挂挡、倒车，动作一气呵成，成功躲开了滚石。大家裹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长舒一口气。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危险，何志飞站在悬崖边，打着手电用身体给驾驶员当路标，几名医生也没有停歇，他们拿着三角木和带车干部一起垫着车轮一米一米往前挪。

午夜的寒冷和高海拔的缺氧几乎让人窒息，站在悬崖边的何志飞很快便四肢发麻，手脚不听使唤。四驱猛士车不断打滑，激起的雪浪四散而飞，驾驶员瞪着血红的眼睛全神贯注，驾驶车辆一点一点往前挪，为了防止车辆滑下悬崖，驾驶员紧急时刻撞向雪墙，撞完才知道，看似柔软的雪比石头还硬。

雪崩的余威还在肆虐着，坚硬的雪块还在不时滑落，特别是距离山底的8到10公里处，连续都是上下坡，回头弯一个接一个，刹车晚踩一秒就可能冲下悬崖，方向盘慢打一下就可能撞上山体。

天气越来越差，雪花越来越密也越来越急，医疗队到达山谷最底部的时候，温度已经降到零下20摄氏度左右。根据以往经验，再翻过一座由达坂余脉延伸的小山头就是卡其那哨所了，但暴风雪却阻止了这一切。

终于，车辆被迫停止前行，由于山路太险，实在无法再继续挪动了。大家气喘吁吁地围成一团，焦急地期盼风雪赶快过去！但是，黑漆漆的夜里，呼啸的山风越刮越大，暴雪也越下越急，四下白茫茫的一片，没有一丝要停的迹象。

就在风雪中等待之际，卡其那哨所再次打来电话：“孕妇已出现昏迷，情况万分危急，请火速赶来！”

走，山高坡陡，风急雪大，一不小心就可能车毁人亡，等于拿医疗队员们的生命去冒险？等，一线哨位官兵家属面临危情，拖得越久风险越大……

3

作为现地指挥员，看着风雪中的车辆和官兵被大雪染白的身影，何志飞毅然决然再次下了决定：“车辆原地待命寻机翻越！人员携带装备徒步前进，必须在中午之前抵达卡其那！”于是，大家赶

紧卸掉行李装具，面对肆虐的暴风雪和不知深浅的路面，他们把急救医疗设备拆成若干单元分散背负。抢救必备的氧气罐，则交给了两名身强力壮的队员宋旭东和王晨曦负责。

狂风夹着暴雪不停地打击着每名队员，身上的迷彩服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队员们屏住呼吸使劲迈着脚步前进，防寒面罩上的雪在急促的呼吸中融化成水又瞬间成冰，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悄无声息地激励着大家。他们的面前，是将近40公里的坎坷路途。

爬一条将近70度的陡坡时，大家三步一倒、五步一跪，先上去的人放下背包绳，后面的人拉着绳子攀登而上。卫生士官小罗出现雪盲症状，看不清道路，拽着战友的背囊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军医孙建明高原反应严重，嘴唇发白、脸色青紫，但仍然咬牙坚持，何志飞让他原地休息，他挣扎着说：“就是爬也要爬到卡其那哨所。”

为了照顾老同志，年轻的医生背負着更多的卫生物资；有的女同志走不动了，周围的人就赶紧上去卸下她身上的装具，用背包绳把两个人拴起来拉着走；何志飞每隔几分钟就点一次名，怕有人体力不支跌入雪坑、滑落陡坡，几名护士最后已无力说话。翻过山口向下走的队伍，有的人为了能够节省时间，赶上队伍，有的人为了能够节省时间，赶上队伍，有的人为了能够节省时间，赶上队伍……

10时左右，在高原强烈阳光的照射下，路旁的冰雪一点点在消融，河沟里的雪路更加难行，齐膝深的雪和化掉的水，不一会儿大家的作战靴就湿透了，脚步也变得越来越沉重。负责扛氧气罐的两名男同志，迈着冻得发麻的双脚向山上攀行。最艰难的要数翻越坡度较陡的冰雪沟，宋旭东和王晨曦把背包绳一头捆在氧气罐上一头系在腰间，向前奋力拉行，护士徐妮妮则在后面推……

寒风呼啸，脚步蹒跚，临近中午，极度的饥饿更让大家疲惫不堪。但是，大家谁也没有想过放弃，甚至谁也不愿意慢下来。日过中午，大家终于走完风雪肆虐的达坂冰道，而他们的衣领和头发，却因汗水浸透而结了一层冰。

站下来休息片刻时，何志飞滚落的泪水在腮部结成了冰。转过一段砂石卡，远远便看到一栋漂亮的房子，那是卡其那哨所的新营房，红旗在房顶猎猎飘扬……一名在外观察的哨兵向着医疗队跑来，一边跑一边兴奋地大喊：“你们终于到了，你们终于到了！”

敬意

■郑茂琦

2022年悄然而至。

一个武警部队的战士跟我说，元旦那天，他收到了一件珍贵的礼物。我问他是什么？他说不清楚这个礼物是什么。我只好请他给我讲讲这个故事：

“那是个景区的哨位。傍晚上岗前，还是个晴天。谁知雪花和夜幕一起降下来。不一会儿，景区处处银装素裹，游人纷纷驻足赏雪。我也被这气氛所感染，心中洋溢着欢乐。突然我发现，从我身旁经过的游人，都会有意无意地盯着我看。是不是我的着装出了问题？我仔细回忆着整理着装时的每一个细节，肯定没有问题。这时，一个女游客快步走到我跟前。只见她对着哨位，深深地鞠了一躬。一个看到这一幕的孩子，拉着妈妈的手说，叔叔像雪人一样……”

听完这个故事，我好像明白了什么，这些可爱的战士，用无私的奉献收获了人民发自内心的敬意。本期“故事兵阵”，也想用几个兵味浓郁的故事表达我们的敬意。

本版插图：李 振
图片制作：贾国梁

长征

第5366期

故事兵阵

这天，教导员把鲁一贤叫到办公室，对他说道：鲁老兵，你家的情况我了解，嫂子走了有3年了吧，你女儿冰冰该上初一了，站里不能再留你了，党委会研究了，确定今年年底让你转业。

鲁一贤先是一怔，接着低下了头。鲁一贤在边防站服役16年了，虽然还不到40岁，却很“显老”，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年，长得着急了一点。

他想起了第一次妻子带女儿来部队探亲时的场景，女儿冰冰在原野上奔跑，举着手一蹦一跳，用稚嫩的声音大喊：“爸爸，妈妈，我摸到天了！”冰冰跑累了，躺在草地上，望着满天的白云说：“这真像一个个大棉花糖，爸爸，你能给我摘一个下来吗？”

3年前爱人原说放了暑假再带女儿来部队探亲的，但在送孩子上学过马路的时候，出了车祸，去世了。

处理完妻子的后事，看着几乎哭干了眼泪的女儿冰冰，他不知怎么给孩子说，爸爸要回部队了。他张不开口啊！归队日子到了，犹豫再三，他咬着牙对女儿说：“爸爸是名军人，军人有自己的职责，在家你要听奶奶的话，好好学习，有了假期，爸爸就回来看你。”女儿先是抹眼泪，又努力把哭声咽了回去，然后抱着爸爸说：“爸爸，你回部队吧，不用挂念我，我已经长大了。”

那一刻，他使劲搂着女儿，久久没有放开，任泪水打湿了冰冰的后背。临走那天，他没敢和女儿告别，推开门，偷偷看了眼女儿，然后退了回来，轻轻关上了门。

他离开家的脚步，像双腿灌了铅，一步步迈得那么沉重！

后来再回家，他发现女儿冰冰的性格变得孤僻了，不爱和人交流。

想到这儿，鲁一贤对教导员说：谢谢组织上的关心，让我再好好想想。

真要离开部队，离开战友们，一下子感觉到心里火烧火燎的，还真是舍不得。

前方后方

■王悦静

忙完一天的工作，鲁一贤自己出来走走，这时手机来了短信，他打开一看：“爸爸，想我了没有？向你报告，我这次考试考了全年级第二名，班主任贺老师都表扬我了，平日常对我可好了，经常关心我，我感觉，比任何别的同学都好。”

他忙回了短信：“祝贺女儿，你是最棒的！奶奶身体好吗，少玩奶奶的手机，对眼睛不好，知道吧？”

“奶奶管我严着呢，只是到周末例行和你通话时才肯把手机给我用一会儿，奶奶身体很好，她坐在我身边笑呢。爸爸，我身边有个人要和你聊聊，我把你的手机号给她了。”

“你好！我是贺子薇，是冰冰的班主任，也是她的大朋友。现在冰冰的性格，比过去开朗了许多，学习上进步也特别大。你肯定不记得我了，但我记得你。我大三时，你来我们学校做国防动员报告，听了你的报告，我就下决心报名去当兵了，可体检时视力没有过关，当时特别失望。对你穿军装的样子，印象特别深刻。今后多给我讲讲你们部队的事情吧，我喜欢听……”

看到这条短信，鲁一贤满脸高原红的脸上附上了一层红晕，通身涌起了浓浓的暖意。

乡土

■刘郑伊

石头从霍尔果斯边防连退役的这一天，早该来了。平时和战友们闲聊的时候，想象肆意而热烈，已经把未来的人生规划了上百种。现在，这身迷彩服真要脱掉了。

站在连队营门前，对面的战友轻轻拍净石头肩上的雪花，为石头卸下军服上的军衔和佩饰。忽然，石头觉得有些恍惚，仿佛看到营门前站着一个个冻得缩着脖子新兵，那是十几年前，第一次来到连队的自己。

石头又想起入伍前，全家人在火车站依依不舍地向自己告别。临上车时，奶奶把一块花布包塞进了石头怀里：“石头啊，到了新疆如果水土不服了，就把咱家乡的土冲水里喝了。”

坐在火车上，石头捏了捏那个绑得紧紧的布包，和身边的战友笑说：“家里老人，就是信这些奇奇怪怪的土方子。”虽然这样说，但石头还是把那个布包仔仔细细塞进了行李的一角。

石头每次探亲回家，奶奶也都要给他包这样一个布包，石头会笑呵呵地接过来。而探亲回来，石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撒土。

撒土是和班长学的，一次班长探亲

归队，石头和战友们眼巴巴地围在一旁，看着班长整理行李，准备品尝班长带来的家乡特产，可班长却掏出了一个塑料瓶，里面是黑黑的泥土。

石头接过那个塑料瓶，拧开盖子一闻，确实是新鲜的土味儿，石头感到奇怪，难道班长水土不服？

旁边的兄弟们都看着这个塑料瓶，七嘴八舌地问班长这是干吗用的。班长神秘一笑，带着石头和战友们来到哨楼一侧。哨楼的一整面墙长着20多米高的爬山虎。班长小心翼翼地把手指伸进爬山虎的根部，然后用手指轻轻拍打平整。

据说，连队里有不少战士也把家乡的土撒在哨楼底部，养着这株爬山虎。石头上前仔细观察，这片土就像是大地调色板，黄、黑、红色的土有深有浅拼接在一起，一起供养着绿油油的爬山虎。

从那之后，石头布包中的土有了新家。直到奶奶离世后，石头自己装土才知道，包奶奶那种布包，是一件多么细致的活儿，自己包的布包每次都会漏出土来。后来，他就用塑料罐装土，带回连队。看着旺盛的爬山虎，石头心里有一种满足感：“这片爬山虎的一些叶子，可是吃我家乡的土长大出来的呢。”

石头每次看着那钻上云霄的爬山虎，都像是看到了家乡的那片林，熟悉又亲切。现在，石头要取土了，因为他要离开这里，回到遥远的家乡。冬天来了，爬山虎的叶子开始凋零，石头看着地面上的黄叶，就像是看着自己。他把枯叶埋在土下，他知道，开春时爬山虎又会生出绿芽。

石头退伍后回到家里，妻子从他的行李中取出一罐土，问他这是干什么用的。

石头说：“哎呀，就是我们那边的土，我拿一些怕回来水土不服。”

一颗螺丝

■黄旭东 黄武星

这次不再按资历，保障营决定通过考核竞技的方式选出赴基地参加后装保障要素比武的人员。作为唯一的列兵，刘顺吉是大家眼中公认的一匹“黑马”。

哨音响起，参加考核的人员扑向各自的轮胎。不料，刘顺吉刚开始就不顺，手一滑，手指戳在轮胎上钻心地疼。到了拧最后一颗螺丝时，身旁的四级军士长王雪松一声“5号好”撩了他一个激灵。他下意识地默默读起了秒，扳手上翻飞，额头渗出细汗。几秒钟后，他触电般蹦起来：“2号好！”

十几秒过去了，依旧没有人报“好”，身旁的下士张刚锋咬牙切齿地拧着最后一颗螺丝。拧螺丝是越拧到后面越吃力，但张刚锋直到拧不动时，又用力扳了一下确认，才起身报“好”。这一幕让刘顺吉耳根一热。

初学修理，班长教给他的第一课就是紧固好每一颗螺丝。在保障营，因为一块马蹄铁输掉一场战争的故事更是为大家耳熟能详，所以每次紧固螺丝都要拧到拧不动为止。这托底的一拧，被官兵称为“极限一拧”。

考核结束，正要宣布入选名单时，刘顺吉在队列中喊道：“报告！我最后一颗螺丝没有进行‘极限一拧’！”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监督员连忙让人检查，果然有一颗螺丝钉还能再拧进半圈。名单暂停宣布。

第二天，连队的公告栏上，刘顺吉发现自己的名字居然出现在参加比武的名单上，排在张刚锋的后面。原来，是旅政委提议说：“年轻人嘛，需要历练历练，再拧紧一点……”